

编者按

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只要简单地百度一下，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到你面前。此时，你会发现，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我们从“历史上的今天”里，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来认知、来反思……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我们把把这个栏目叫《“今天”的她》。

“今天”的她

## 比基尼就这样掀起一场女性解放运动

文 / 魏剑美

71年前的今天，即1946年7月25日，是比基尼——一种最具挑战性的泳衣正式面世的日子。这看上去只是一次服装设计上的改变，实际上却猛烈冲击了世人的性观念和审美观念，深刻改变了女性的公共地位和权利认知，甚至将它说成是一场女性权利的革命运动也丝毫不夸张。



魏剑美

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多家报刊专栏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步步为局》《空城》、散文集《下跪的舌头》等十余部。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比基尼”这个名字本来属于美国马绍尔群岛中的一个堡礁，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堡礁却因1946年6月底一次规模最大的核试验而闻名遐迩。当时法国女服装设计师海姆正在推广自己精心设计的一款女式泳衣，比基尼岛的核爆让她迅速找到了灵感，她将自己设计的这款泳衣命名为Atome（原子弹），意为这款泳衣就像核弹一样带给人们震撼。颇具炒作意识的她雇了一架飞机在空中放烟火写字：“Atome——世界上最小的泳装。”果然一时引起轰动。

这款只有四根带子三块布、名为“比基尼”的泳装走进了世人的视野，并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风靡全球。

当时，不要说保守的东方国家，即便欧美国家对于女性装束也还有诸多禁忌甚至禁令：意大利明令禁止穿着暴露性装束，西班牙的海滩有警察专门驱逐“有伤风化”者，澳大利亚和美国甚至还拘捕过“泳装过短”者。美国当时还有一项今天看来极为可笑的法律规定：禁止女性穿着超过膝盖以上六英寸的泳装。为此每个浴场还配备了专门的警察予以测量。

比基尼泳装的出现确实像一枚核弹，产生了不可思议也不可抗拒的巨大裂变。这款泳装自身就具有一种奔放、率性果敢的气质，无疑也感染了诸多不甘于被压抑的女性。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影视明星、模特到普通民众，都开始大胆穿上了比基尼，对于她们来说，这或许已不仅仅是一种着装，更是一种反抗与挑战的姿态。世俗的偏见，法律的约束，甚至梵蒂冈教皇的明确反对，都再也无法让觉醒的现代女性回到从前。

在伦敦举行的首届世界小姐大赛中，组委会明令禁止穿比基尼，但还是有参赛者对之勇敢说不，多达7名参赛者集体穿比基尼亮相。澳大利亚设计师保拉将比基尼引入本国时，身着比基尼的模特在海滩上甫一出现，立马就被警察逮捕。但警察万万没有想到，拘捕不仅没有吓退人们，反而引来另外五个姑娘立即换上比基尼示威。保拉打电话邀来媒体，市长还有警察局长和一名牧师。鉴于民意汹涌，当局并没有追

究保拉和姑娘们的责任。此事被媒体一报道，对比基尼的流行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人们很快意识到，比基尼绝不仅仅是“节约布料”或者“展示诱惑”那么简单，它事实上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人体自然之美与旺盛的生命活力之美。性感与坦然浑然一体，并无猥亵与情色的意味。当时法国女演员碧姬·芭铎与道格拉斯的绯闻，但恰恰是身着比基尼的曝光照片让她声名大振，甚至被认为替法国的国家贸易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瑞士女演员安德丝1962年在007系列电影中身穿白色比基尼清水出芙蓉的画面更成为影视史上的经典，乃至于该件比基尼被拍出了6万英镑的天价。而随着玛丽莲·梦露等好莱坞巨星加入到比基尼的队伍中来，这一装扮更显其时尚与品位，乃至于名媛甚至政要的女眷们也不再顾忌。

回顾历史，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其实常常源于生活中某些看似平常的改变，女性的解放史也是如此。正是因为比基尼的发明及其风行，极大地鼓舞了拘谨、内敛、习惯于逆来顺受的女性，让她们敢于亮出自我，争取到自我选择与身体表达的权利。正如知名男性杂志《Nuts》多米尼克·史密斯所说：“它的形状和功能再一次让人相信，比基尼是20世纪最伟大、最令人快乐的发明。”



扫一扫，分享美文

编者按

都说湘女多情，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多艺、多金、多福……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在这里，她们可能是美丽的、聪颖的、温柔的，也可能是火辣的、彪悍的、柔中带刚的；在这里，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隔壁大嫂……

细读湘女

## 一碗津市米粉后的红尘往事



文 / 陈晓丹

“津市牛肉粉，柒(吃)圆的柒扁的？”长沙人的一天，常常伴着这句问候拉开序幕。大街小巷的津市米粉馆，冒着浓浓的香辣味、肉脂味，胖胖的女老板站在店门口，腰系白围裙，手拿漏勺和筷子，麻利地下粉。她们顾盼流飞，一有人经过，就笑容可掬地丢起常德话：“老板，柒(吃)粉啵？”



陈晓丹

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湖南广电《湖南广播电视报》、《金鹰报》编辑部主任、经世图书负责人《芒果画报》主编，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现为自由生活家、文化围观者，艾源堂文化联合创始人。

几乎没有人能抵挡津市牛肉粉的诱惑，猪油、酱油、精盐、香葱、高汤做底，放入烫熟的米粉，再淋上几勺红油浇头，还有熬了几个钟头的油码：麻辣牛肉、红烧牛肉、清炖牛肉、牛杂、酱汁牛肉……粉馆里众生百态，小伙子双码重挑，红油肉汤“滋滋”一下喝得精光，时髦姑娘嗦起粉来原形毕露，一边流鼻涕一边豪吃。他们用津市牛肉粉开启了一天的好心情。

人是用胃来记忆的一种动物，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经过的事，往往伴随着食物的回忆；又或者通过食物，串连起过去碎片化的信息，唤起失落的记忆。

童年时我寄住外婆家，还未上小学。一个小孩子能记忆的东西，多半依靠食物完成。外婆做的坛子菜、霉豆腐、腊八豆、粉蒸肉、杂烩等都是人间美味，我记得吃每样东西的时间、地点，也记得每样东西的味道。我平生吃的第一碗津市米粉，却是外婆的好朋友

胡姥姥做的。那天外婆出门，胡姥姥代管我的中餐。她把我领到长长的公共厨房，站在灶台边看她下粉。我清楚地记得她家的碗镶着一线金边，还有淡桔色的方块线条。她用猪油调了一碗汤，把烫熟的米粉下到碗里，再浇上两勺红油和肉沫，最后撒上绿油油的葱花……猪油和辣子的香味冲进鼻子，我一边咽口水一边拼命找筷子。

胡姥姥摸着我的头，笑了，讲起常德话：“慢慢柒(吃)，莫着急……”

我用筷子缠上洁白的米粉，粉条浑圆，有弹性。汤底有桂枝、花椒、八角、辣椒、生姜的鲜辣，也有复杂的中药材的异香。我来不及仔细品尝，一碗米粉就见底了。我由此牢牢记住了胡姥姥，她六十开外，个头不高，黝黑结实，脸色黑黄，布满麻坑，右手夹着一支香烟，吞云吐雾，牙齿熏得焦黄。

胡姥姥长得一点也不好看。在我幼年的印象里，除了她做的米粉，她的一切我都看不懂，她浑身透着神秘。那时“文革”已经过去两年，外婆从城中心遣散到郊区已经十多年，回城看起来遥遥无期。外婆平静地接受一切，与周围的邻居打成一片，其中包括退休工人老胡和他的妻子王氏。王氏也就是我嘴里的胡姥姥。

邻居们看胡姥姥的眼神十分复杂，有惧怕、好奇，还有鄙夷。他们讳莫如深的眼神、交头接耳的诡异表情令我越来越疑惑。我问外婆，胡姥姥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别人躲着她？外婆只说：她……是居委会治安委员嘛！

胡姥姥几乎没有女性特征，一副老烟嗓，声

音像男人，做事火急火燎。她和老胡没有生育，家里两个孩子还是老胡与前妻生的。孩子们与她关系疏远。不仅孩子不跟她说话，老胡也不跟她说话。她看上去很孤独，所以老是待在居委会，走家串户发通知，给小朋友发宝塔糖……她不理旁人的眼光，自顾自生活，偷闲还会向天空吐烟圈，只是很沉默。

1984年外婆搬离郊区，与一帮老邻居各奔东西。

1995年，我听外婆说胡姥姥过世了。外婆抹着眼泪公开了她保守多年的秘密，原来胡姥姥是津市人，早年流落到贵州，抗战后期因生活所迫被卖进妓院，一直熬到国共内战。老胡在贵州修路时认识了她，将她赎身，续弦。因长期遭受摧残，胡姥姥没有了生育能力。

她绝口不提过去，仿佛她的命是从嫁给老胡才开始的。老胡比她大20岁，都可以当她爹了。不知她心里，可曾埋怨过命运的无情，可否恨过人性的荒凉。胡姥姥去世时我已大学毕业，不再是那个用胃思考的小孩子，回想当年人们对她的憎恨与嫌弃，无异于投向可怜人的匕首，没有比这更怯懦和可耻的。鲁迅在《华盖集·杂感》中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而不知不觉间，人们都曾抽出利刃，合力刺向更弱者。

人生倏忽如电，偶尔我会想起平生吃的第一碗津市米粉，想起胡姥姥。若有来生，希望她能得到更好的对待，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她在花间笑……



扫一扫，分享美文